



# 重返基利贝格斯 *Retour à Killybegs*



Sorj Chalandon

[法] 索尔·沙朗东 著 林苑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重返基利贝格斯 Retour à Killybegs

Sorj Chalandon [法] 索尔·沙朗东 著 林苑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6177

Sorj Chalandon

**Retour à Killybegs**

©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返基利贝格斯/(法)索尔·沙朗东著;林苑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2001-7

I. ①重… II. ①索…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  
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1974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何家炜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60 千字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页 2

版 次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001-7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致爱过叛徒的人

“你们知道树看到斧子进森林  
时怎么说吗？瞧啊，那把柄是咱自  
己人！”

——贝尔法斯特的一面墙

## 序 言

“如今一切真相大白，他们必然要代我发言。爱尔兰共和军<sup>①</sup>，英国人，我的家人，亲近的人，素未谋面的记者。有些人甚至敢向你们解释我为什么又是如何要走到背叛这一步。也许还会有关于我的书出版，想起来就气人。切莫听信他们所言。不要相信我的敌人，更不要相信我的朋友。遇到声称认识过我的人，你们最好扭头就走。谁也不是我肚里的蛔虫，没有人。我今天之所以开口，是因为只有我才能说出真相。因为我希望，在我之后，是休止。”

基利贝格斯<sup>②</sup>，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蒂隆·密汉

---

① 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 Army），英文简称爱尔兰共和军，成立于1919年，由旨在建立爱尔兰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军事组织“爱尔兰义勇军”改编而成，曾为爱尔兰独立和北爱统一而战。——译注（本书脚注若无特别说明，皆为译注。）

② 基利贝格斯（Killybegs），爱尔兰北部当尼戈尔郡的港口城市。



父亲揍我的时候嘴里喊的是英语，就好像他不愿让我们的语言掺和进来。他一边揍着，战士口号般的词语从歪拧的嘴里咆哮而出。父亲揍我的时候他不再是我父亲，他只是帕特里克·密汉。杀气满面，眼神冰冷，那个来者不善、谁见了都要换道走的密汉。一喝酒，父亲便会猛砸地面，撕裂空气，口齿不清。他走进我房间，黑夜也要吓一跳。他不点蜡烛。他像头衰老的动物一样喘着粗气，我等着他的拳头砸下。

一喝酒，父亲就像我们的敌人一样占领爱尔兰。他对周遭充满敌意。在我们的屋檐下，家门口，基利贝格斯的路，荒野中，森林边缘，白天，黑夜。所到之处，他用粗暴的动作强占地盘。人们远远就能看到他。人们远远就能听到他。他的话语和动作一样踉踉跄跄。在我们村上的慕林酒吧，他顺着凳子滑下来，朝桌子走过去，大手掌往酒杯间猛一拍。他不同意的时候？他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应：手指直接戳进啤酒里，配合眼神，话都不用说。其他人都闭了嘴，压低了帽檐，只留眼睛偷偷瞟望。然后他站起身，双臂交叉在大厅里踱步，等待反击。喝了酒的父亲叫人害怕。

有天，在去港口的路上，父亲给了老麦克加里格的驴乔治一拳。卖炭翁给他的牲口起了个英格兰国王的名字，为的

是能狠狠踹它屁股。我在那里，跟着我的父亲。他带着早晨的微醺跌跌撞撞，我跟在后面一路小跑。老麦克加里格在教堂对面的街角处举步维艰。他一手拽驮鞍一手抓笼头拉着这头纹丝不动的驴，不惜以诸神的名义加以威胁。父亲停下来，看着老头和前肢离地的驴，一个慌张，一个倔强。他穿过街，推开麦克加里格，站到驴对面，厉声呵斥它，好像他面前站的是不列颠君王。他问它知不知道帕特里克·密汉是谁，敢不敢想象是它在跟谁作对。他弓身把脸凑过去，额头对着额头，威胁它，等待牲口给他一个回复，一个动作，等它投降。然后他一拳下去，打在眼睛和鼻子中间。乔治一个踉跄，侧身倒下，板车上的煤块撒了一地。

“永远的爱尔兰！”<sup>①</sup> 父亲喊道。

然后他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走。

“讲盖耳语<sup>②</sup>，就是抵抗。”他接着自言自语。

我们继续赶路。

\*

孩提时代，母亲差我去酒吧里找他。天很黑。我不敢进去。我在慕林厚重的门和窗帘低垂的窗口徘徊，等着有人出来才好溜进混杂着啤酒酸、汗臭、潮湿的大衣和冰冷烟草的

---

① 原文为爱尔兰语。

② 指爱尔兰语。



气味里。

“帕特？我想是喝汤的时间到了吧。”父亲的朋友们笑他。

他私底下举手揍我，但当我进入他的世界，他张开双臂迎接我。那时候我七岁。我低着头，倚靠吧台站着等他把歌唱完。他闭着眼睛，一只手放在胸口。他在哀悼破碎的国家、逝去的英雄、失掉的战争，他向伟大的先人们求助，向一九一六年的起义者求助，向排成哀怨长队的所有在战争中牺牲的先人求助，盖尔部落的首领们，还有圣帕特里克<sup>①</sup>，用他的螺旋手杖驱赶英格兰的牛鬼蛇神吧。我呢，仰望着他，听他唱歌。我观察着其他人的肃静，我以他为傲。不管怎样，毕竟。以帕特·密汉为傲，以这位父亲为傲，尽管我后背满是深色的伤疤，我的头发被一撮撮揪下。当他为我们的土地歌唱时，所有的额头都高高昂起，所有的眼睛都噙着泪水。在凶恶的那一面之外，父亲首先是个爱尔兰诗人，而我就是以这个男人的儿子的身份被看待的。更何况，穿过这道门，我感到热量。有手扶我的背，拍我的肩，有男人之间的眼色，使给还是孩子的我。有人允许我在棕褐的啤酒沫里蘸湿嘴唇。我的苦涩就是从这里来的。我喝着这种土地和血液的混合物，细细体会个中滋味。这种浓稠的黑色液体后来成为我的生命之水。

“我们汲饮着我们的土地。我们不再是人。我们是树。”高兴的时候父亲如此唱道。

---

① 公元4世纪时爱尔兰的基督教传教士和主教，被誉为“爱尔兰使徒”。

其他人都是把杯子一放帽子一扣就离开酒吧。父亲可不这样。迈过门槛之前，他总要讲个故事，最后一次吸引众人注意。然后才站起身，套上大衣。

然后，他和我，我们便回家。他踉踉跄跄，我以为我搀着他。他指着月亮，还有路上的月光。

“那是死人的光。”他说。

月光下，我们的身影已经有几分幽灵的意味。大雾的某夜，他抓着我的肩膀，在缥缈的山丘之前，他向我保证，生命过后，一切就会是这样，宁静，美丽。他对我发誓，我不再会有任何恐惧。经过写着“NA CEALLA BEAGA”<sup>①</sup> 示意村子尽头的木牌时，他向我打包票，说天堂里讲的是盖耳语，说那里的雨就跟这个夜晚一样细腻，但是温润甜美得如蜂蜜般。然后他就笑了。他往上提了提我外套的领子，怕我冷。甚至有一回，在回家的路上，他拉了我的手。我心头却发痛。我知道这只手还会变成拳头，很快，它就会从柔软变得如金属般坚硬。一个小时后，或者明天，我无法明了其中原因。出于恶意，出于骄傲，出于愤怒，出于习惯。我是父亲双手的阶下囚。但是这天晚上，我的手指和他的手指叠在一起的时候，我享用了他的热量。

\*

我父亲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一员。他是志愿兵，盖耳语

---

① 爱尔兰语中的基利贝格斯。

叫 *óglach*，当尼戈尔<sup>①</sup> 旅的普通一兵。一九二一年，他和几名士兵一齐反对和不列颠人达成的停火协议。他拒绝设立国界，拒绝建立北爱尔兰，拒绝把我们的祖国一分为二。他要把英国人赶出整个国家，要战斗到最后最后一颗子弹。独立战争中对抗完英国人，随之而来的是内战。

“叛徒，懦夫，无耻卖身之徒！”父亲以唾弃的口吻谈及躲到停战协议后的昔日战友。

这些叛徒用的是英国人的，穿的是英国人的，他们竟然朝他们的昔日战友开火。他们身上唯一跟爱尔兰沾边的，就是手上沾染的我们的血。

父亲曾经未经审判被英国人监禁，被定死罪后又被赦。一九二二年，他再次被捕，这次抓他的是选择了和解阵营的爱尔兰人。他从来未对我讲过，但是我知道。时隔六年，他又回到同一所监狱，同一间牢房。在被敌人虐待之后，他被旧日的战友虐待。他被打了一周。新的爱尔兰自由邦的战士要知道爱尔兰共和军最后的残部在哪儿，叛逆抗拒分子在哪儿。他们想发掘造反者藏匿武器的地方。这些流氓日夜不断对父亲施加暴力的时候嘴里说的是英语。他们用敌人的钢铁武装自己的声音，好像不愿让我们的语言掺和进来。

“您是英国人吗？”某天一位美国老太太问他。

---

① 当尼戈尔 (Donegal)，爱尔兰岛最北部的郡，历史上属阿尔斯特省。

“不，相反。”父亲回答。

父亲揍我的时候，他是相反的那个。

一九二三年五月，最后几名爱尔兰共和军的志愿兵放下了武器，爸爸也老了。我们的人民已分裂。爱尔兰被一分为二。帕特·密汉失掉了战争。他不再是个男人，他是失败。他开始喝很多酒，开始动不动咆哮，开始打架。开始打他的孩子。他的军队投降时 he 有三个孩子。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我来到申阿纳、萝西和玛丽中间，头对脚睡在那张大床上。还有另外七个会从我母亲肚里爬出来。有俩没能活下来。

\*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我最后一次瞥见父亲的勇敢。他从斯莱戈<sup>①</sup>回来。他和若干爱尔兰共和军旧友一起突袭了爱尔兰法西斯“蓝衫党”的一次公开会议。蓝衫们将要奔赴西班牙与弗朗哥将军并肩作战。拳头加椅子的对阵仗打完，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决定前往西班牙共和国。好几天里，他张口闭口都是出发去战斗。他英俊，伟岸，狂热，他在厨房里迈着战士的步伐。他想加入国际纵队的康诺利支队<sup>②</sup>。他说爱尔兰打了场败仗，如今战场在那边。父亲不仅拥护共和国，他还

---

① 斯莱戈 (Sligo)，位于爱尔兰西北海岸的斯莱戈郡首府。

② 国际纵队里的爱尔兰志愿兵队伍。

是名漫不经心的天主教徒，终其一生都在为社会革命而战斗。在他看来，爱尔兰共和军应该是支革命的军队。他敬仰我们国家的旗帜，但更热爱工人斗争那一抹红。

他四十一岁，我十一岁。他已为西班牙之行准备好行囊。我还记得那个早晨。我母亲在厨房，她和他说了晚上的话。她哭了。他面色坚定如岩石。她一边削土豆，一边挨个叫着我们的名字。她低声念着。那是祈祷，是一段痛苦的祷文。她就在那，桌子前，身体前后轻微晃动着，把我们当做念珠串上的粒粒珠子般诵咏。“蒂隆……凯文……安妮……布莱恩……尼尔……”父亲背对着她靠着大门站着，额头贴在木头上。她对他说如果他走了我们会挨饿，她独自一人怎么也无法照料我们所有人。她对他说没了男人土地就养不了我们，人们看都不会看我们一眼。她对他说仁慈圣母修女会的修女们会把我们掠走，我们会和街上的流浪儿一起被纽金特神父的船送往魁北克或澳大利亚。她对他说她会任凭自己孤单死去，他也会死掉的，他永远回不来了。她说西班牙比地狱还遥远。我记得我父亲的动作。他往门上捶了一拳，狠狠地，好像在要求魔鬼来做判决。他缓缓转过身，紧抿着嘴，看着母亲和堆满土豆皮的桌子。他抓起为第二天准备好的包，朝屋子另一头扔去，包落进壁炉里。火堆仿佛都吓了一跳，在冲击波中退却了一下。蓝色的火焰接着吞噬了帆布包，泥炭和布料的味道飘出。父亲愣住了。他有时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却压根儿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有天他朝我后腰踢了一

脚，然后看着我抱着双臂趴在地上，他不明白我在地上干什么。他把我扶起来，扫去划得我满腿是伤的砾石，把我抱在怀里说他很抱歉，但一切是我的错，毕竟，我不该用挑衅的眼神看他，嘴上还带着这样的笑。但他爱我。他已尽其所能爱我。还有一次，他看到我嘴里有血。我知道这腥味是什么，故意让血流到下巴上，翻着白眼做出气数将尽的样子。我觉得他当时很害怕。他铺开手掌擦我的嘴唇和脖子，一边不停喊着“我的天！我的天！”，好像刚刚打我的不是他是别人似的。有几次，在黑暗中，他打完我之后，还用手指摸我眼睛底下。他想知道我有没有哭。我知道他会有这个举动。从他打第一下开始就知道。他总要通过核实我的痛苦来结束惩罚。但我不哭，从来都不。“你倒是哭呀！”母亲哀求道。所以在抱头的时候，我偷偷把手指伸进嘴里，蘸着口水在脸上乱抹一通。他把我的口水当成眼泪，确信他的捣蛋儿子总算得了教训。

这天早晨，他在壁炉前也有了一样的惊讶表情。他没明白自己刚刚做了什么。他眼望着他的背包，他所有家当，他的生活。他的裤子，无领衬衣，两件坎肩，那双鞋，备用烟斗。火势顷刻扩大。背包被火焰开膛破肚。西班牙在燃烧，还有他的复仇心和幸福梦。我母亲一动不动，一语不发。沉默。只有父亲的鞋在火里像木头一样噼啪作响。还有他的烟斗，燃出了蓝蓝的火焰。

父亲抓起我的胳膊把我拖出房子，一直把我拖到路上才放开。他走，我默默跟着。我们往港口的方向走去。他几乎

是闭着眼睛。当我们碰上麦克加里格和他的驴乔治时，父亲往地上啐了一口。牲口在老卖炭翁的推攘下嘶鸣。

“永远的爱尔兰！”他给了牲口一拳后喊道。

“永远的爱尔兰！”是“爱尔兰人联合会<sup>①</sup>”的战争口号，那个在他们的绿色旗帜上围绕金色竖琴的神圣句子。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五。帕特里克·密汉对一头驴动手。我同时失去了一位父亲和一位英雄。

在基利贝格斯，我父亲最终以得名“混蛋<sup>②</sup>”收场，人们背地里这么喊他。我管他叫“我的恶人”。他，原爱尔兰共和军战士，传奇老兵，卓越毒舌，晚间说书人，酒吧里的歌者，他，板棍球运动员，当尼戈尔有史以来喝黑啤最厉害的人，他，帕特里克·密汉，成了街上令人胆怯、酒吧里被人遗忘的生物，他被遗落在无人关注的角落，在飞镖游戏和男厕所之间。他成了个流氓，意味着，说到底，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

帕特·密汉死的时候口袋里装满了石子。人们也是由此才知道他其实是想告别生活。他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丢下了

---

① 爱尔兰人联合会，成立于18世纪的自由派政治组织，旨在推动国家议会改革，摆脱英国统治，建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

② 原文为英语。

我们。他在母亲的沉默中穿上周日的好衣裳。那天早晨他离家去慕林找他的老地方。他跟以往每天一样喝了很多，还不让人收走杯子，意在把它们摆在桌子边上以显示他的酒量。他独自一人喝着，不读任何东西，也不跟任何人说话。这天夜里，我们一直等着他。

黎明时分，母亲用披肩把身子裹紧，为的是保护肚子里睡着的婴儿莎拉。她在冷冷清清的村子里寻找她的丈夫。我去了酒吧。服务生正徒手在马路牙子上滚酒桶。父亲在凌晨一点离开了他的酒吧。最后走的一拨。就在酒吧打烊之前，他在桌子之间来回晃荡，寻找某个眼神。没人和他对视。老板用下巴告诉他们在那儿呢。他出了门，往左拐。是码头的方向。他撞着村子的墙走着。有两个目击者看见他在采石场旁边蹲下来，在路旁捡着什么东西。天很冷。天亮的时候人们在村子入口处找到了他，在一条通往海边的路上。他浑身铁灰色，躺在冰冻的地上，流出的血都结了冰。他的左臂高举着，紧握拳头，好像和天使战斗过。在挪动他之前，警察们以为他是意外身亡。喝高了，跌倒了，没能站起来，睡了过去等明天到来。直到把他的身子翻过来，爱尔兰和平卫队<sup>①</sup>才明白怎么回事。父亲在寻死的路上死掉了。他把所有口袋都装满了石子，裤子，坎肩，上衣，蓝色羊毛大衣。

他甚至往鸭舌帽里也塞了石头。那是夜里他在采石场捡的岩石碎块。他朝着结束走去，心脏却提前撂了挑子。他想

---

① 即爱尔兰警察，原文为爱尔兰语。



死得跟这里的农民一样。趟进海里，等海水来带走。他在口袋里装了一点自己的国家。他离开的时候身上装满了他的土地，没有言语，没有哭泣。只有风，海浪，和死人的光。帕特里克·密汉想要一个传奇般的结尾。父亲却死得可怜，脸摔烂在霜冻和没派上用场的石子上。